

散文 第一名 羅凱瀚 筆名/羅瀚

個人簡介：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級

東海中文，曾獲東海文學獎散文首獎。

---

## 紅斑

她的手因沿街的撫摸而磨破。指尖通紅，在掌心關節稍微凸起之處發紅嚴重，母親卻笑，笑的連臉上的紅斑與眉頭都緊緊紮成一團。而眉、耳、腮的邊緣尖翹而起，感覺是一切凋散前邊緣的張弛而化成的隱喻。

喪期結束之後，母親沒有停止折紙蓮花，她在家庭中失能，這是她第二種病了我想。她不斷為了七七、百日、做忌、清明等等還非常久遠的祭拜活動折起一籃籃的紙蓮花。紙上頭疏疏落落的紅字「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」，都擠落在每一朵蓮花的花瓣上。她的過敏漸退，紅紅的油墨卻都更緊的長在她的手指與關節皮膚各處，以此我不斷想起我與母親在海島漂泊的日子，那裏滿是大風，而母親只是嘴角微揚，向也把自己拉著一樣。

彼時我們奔逃到海口停下，她雙手通紅，逆光站立，那時候整個世界裡母親就像是唯一的花，也是糊在她的手中與我的眼中所有的色塊。

母親帶著我就跑，那一次流暢的像是國小排練多次的防火演習。像是有人以冷漠的口吻宣布，該以甚麼姿態離去與如何舉起所有物保護自己。為了在急難時能夠安全又秩序的離開現場，我們總也面無表情的把厚重，所有能保護頭部的物件都護在頂部或身側。

逃難那幾周，我們換過了幾家旅館，母親來接我放學時，她時常是神色匆匆地告訴我，父親發現我們了。緊接著我們就連夜奔逃，從摩鐵、旅館到溫泉湯屋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這樣的母親，臉上滿佈紅斑，蒼勞的面孔與發紅的頰側、眼周，無不告訴著我，我們正在流浪的路上。

那幾天我與母親在飯店大床上躺著，白天從飯店去上學，晚上又回到摩鐵奇異的房號名稱，我早已沒有印象那些房名，但他們大抵類似「布拉格之夜」、「摩洛哥風情」這種風格的名字。這些使我有一種莫名的愉悅，是只屬於行旅途中的快感，只是我沒有想到，接下來如此長久的旅程，我將會到達這樣遙遠的島嶼，去看到了海，與那樣的母親。

她用厚重的老式筆電，托著下巴在床邊哼唱「我有花一朵，長在我心中」直到「緣分不停留，像春風來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夢。女人如花花似夢。」時，她已滿臉淚流。我未見母親她髮絲如此凌亂、衣襪如浪折堆。就像大雨過後，花瓣糾黏的沿海開花灌木，上頭的花粉碎洩，撒黏在了花瓣上纖纖透明的脈上。

那時候開始母親頻繁的與我說起，她可能活不久的事情。而年幼的我不懂母親真正想說的，只是眼眶含淚，但她已沒有心力對我解釋狀況，只說幫我跟學校請了一個很長的假。

她說她也病了，身心都病了。而那是我第一次從母親口裡聽見如此駭人的句子。

那一年的島上三月很美很淒惻，出現大風與遙遠而可怕的澄黃春季落日。三月母親帶著我逃跑，那幾個禮拜飄泊的日子，母親與我在島嶼港口被大風刮著臉，那時風大的令人發慌，海岸深深的烙在心頭，我記住母親沿著老街奔跑的樣子，像是要把我們在風中跑的更亂或把自己跑成一種恍惚，而再也與世界無關。最終她停下在巷口大海一降降入巷的風前，而風與母親都讓我感覺是濕的。

我跟母親在各個景點流亡，母親催下油門的姿態，就像是一種對自我的嘲諷與最後的解釋。欺騙自己也是島上遊客，而非離散無依之人。那種顛簸的陸地，遠遠玄武岩黑色的線條，像割開了一道口子。而過於潮濕的海風把我們，吹往遙遠而沒有終點的所在，讓我們在遠端觀看自己飄散的樣子。一直到我們混入其他觀光團裡，看到了遠遠的望夫石，我也看到了母親眼神閃爍，與髮絲纏黏光裸的頸。

這一些都讓我意識到了，什麼是海島，海島就是孤獨被拋棄的陸塊，而陸塊上頭的人，都得要把身子抓緊才能勉強活下來的。

大風吹緊她的紗裙，讓她的兩條腿被風與裙貼緊，如同兩盞長燭，某一條巷子裡，我見到母親的雙手，因沿街的撫摸巷弄的咕啞石而發紅擦破，面海的她奔跑的像個孩子，我幾乎追趕不上幾進癡狂的母親，那一種愚痴與輕盈的步伐。她的步伐像堤防外不能再高的浪峰，就像疾病本身。

關於紅斑性狼瘡的症狀，當時我只知道關節疼痛、發燒與疲憊。我記得最深的莫過於在臉上呈現，橫過鼻樑的蝴蝶翅膀紅疹，而我想我對疾病的瞭解如此薄弱，母親未嘗不是，我們對於疾病的認識，都是片面且淪為瘋狂的。像是緊緊抓住一些單薄隱喻活著的人，活成為了一種耽溺而失去理性，無法對自我進行任何

解釋。

那時母親發現自己的疲憊與精神耗損，母族本族遺傳給她的過敏又同步併發，這些都讓母親變得時而浮腫、時而消瘦。

起初她只是全身多處起疹子，後來皮膚部分紅腫灼燒，乃至於眼周泛起紅點，最後一點一點的都開在她的臉上，這些使的她生活在一種巨大的錯亂裡面。

所以她帶我奔逃，但我們始終沒人能逃掉一身的身心之病。她喃喃自語，父親在我幼年時的種種荒謬、不忠。好幾日裡她最常做的就是不斷對著鏡子塗上奇怪的膏藥，與服用各式膠囊藥丸，然後重複化妝與卸妝。是的，男人已經罪證確鑿，她以飄忽的音調喚了我的乳名說「我真的好累好累，你爸在外頭亂搞，我一定是染到了。」，母親卻失去身分，對我說起女性紅腫而浮脹的悲哀。

關於女性或者身為母親的悲哀，想必她的孩子要到很久以後才可能略略的明白。她長期對孩子的訴苦僅能夠是一種獨白，也之所以她精神耗弱，到最後憋成了心病。

關於疾病的資訊，最使我驚心的莫不過是她們所說的：「所有自己免疫系統的崩潰，都與自身精神相關，免疫系統出狀況的人。」這一種本源性的保護，淨侵噬起自己。成為一則關於母親自虐史的隱喻。

如果說自虐是一種愛的反面的話，母親身上完全可以體會得到。後來我問母親難過的原因的時候，她以不曾的認真、嚴肅口吻告訴我，「自己是不被愛的人、不被重視。」所以母親把自己放逐、糟蹋。其實所有的失控與逃難，莫不是一種自殘，而這種自殘想換來的，又卻是完全的反面：被愛。

我得知之後感到了巨大的衝擊，我才這樣發現，我的母親，不是只屬於母親這個角色的。更還是屬於「女人」這個身分的。我想起了看望夫石時導遊解說的神話：一個女子把自己等成了石頭，為了喚丈夫回來，所以慢慢的躺入了澎湖大風的海峽。

童年時好幾個夜裡父親總是不知去向，在夜裡開著車偷偷出門，而這一切母親都知道，就坐在客廳的夜燈下等。母親也曾載著我伏在那一區充滿特種行業與理髮廳的路段，見過幾次父親的身影。這些無不使的母親感覺到，或下意識的與疾病連結，關於她自己是髒的、所有的脆弱、苦難與身體的疾病，無不都使母親

聯想到性病，父親把外頭的髒都囤積到了她身上，才造成她的病與脆弱。

但母親從未去過醫院做檢查，她錯亂的自認自己就是紅斑性狼瘡，倚著荒謬類似的病症，以秘密的方式吐給我，絲絲細聲告訴我，她可能不能活太久了，隨即我倆在海島奔逃，進入恍惚與瘋癲。但我在長大了以後，我母親也順利的活下來，透過各種藥物的控制下，變得穩定許多，但我在一個介紹紅斑性狼瘡的網站上看到一些文字：

是一種慢性、自體免疫性疾病，常引起各種皮膚病變。十九世紀時，人們認為這些皮膚潰爛是狼咬造成的，因此稱為狼瘡。罹患紅斑性狼瘡時，免疫系統中的抗體會攻擊自己的細胞，使全身任一處都可能出現發炎。病徵也因人而異，但仍舊可以歸類出許多常見的情況，如發燒、疲倦、體重減輕，臉、頸、手部甚至全身都可能出現皮疹，有些情況在光照之下會變得更為嚴重。

而要一直到就診的後來，她才發現自己只是嚴重的食物過敏。好幾種日常飲食、肉類、水果，都使她的身體會陷入瘋狂，得控制飲食與服用藥物，才能變回正常。

所以她在飲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，吃起長齋。我仍能想起我陪她去佛寺的場景。她彼時跪倒在菩薩殿前，與天發願念起發願疏文，感恩菩薩為她的人生救脫苦難，她願以吃齋一輩子，為癌末的外公祈福換得好走，更希望她能懂斷去紅塵俗愛糾葛。

長期的日子裡，母親深深地潛入宗教，一直到了外公死去。她折起一朵朵印滿西方極樂世界的艷黃蓮花紙，最終也累倒，讓蕁麻疹花沿著她蠟黃的肌膚蔓生，結束在皮膚邊緣翹起、為母親所抓破的皮屑。

直到她的過敏漸退，但油墨都針在她的手指尖，以此我不能停止母親與我在海島漂泊的日子，那裏滿是大風，而母親只是笑。她手上一朵朵紙蓮花，那些瓣尖擎住的字，喃、哆、怛，都仍未使我明白，人們怎憑著這些模糊而難以理解的字成功渡亡。那一些花朵上一珠珠的字與母親手上的繭、摺痕，都是所有偽裝的凡間病苦與執念。而那使我感到悲涼，這都是母親所剩的了。

那些她正在解釋的、尋找皈依的，在我看來都是對婚姻家庭最清高的逃亡。那些堆滿家裡的紙蓮花、她病例中的過敏記錄、紅疹與婚姻中哭過的無數夜裡、父親的背叛，無論事實如何都不是我母親想面對的。

我如此長大，她也活了下來，卻都無人發覺自己其實是自己的狼瘡，因為過於追求孤潔，自己攻擊自己，才讓她在無數一降降的大風裡，成為黏濕飄盪，最後逼得自己得卸下自己花萼的狂花。而那些瓣肉模糊的色塊，都真實、潮濕，像貼緊皮膚的海風。是整個世界裡我們永遠如同面海的漂泊與愴然，和再也無法拆穿的紅斑、幻疹。

而我們也像島上長滿紅斑的人，因為自己的病放逐並且攻擊自己，直到最後我們再也看不見自己，磨平了一切身份，而只剩下光滑皮膚上的紅疙瘩，相連彼此卻也永遠孤立起自己，能做的都只剩離開。